

## 永遠的微笑 浮浮生

我初次見美慧是她十五歲那一年，穿著白色校服裙，甚少言談，卻喜用手不時撩順被吹亂的長長秀髮，偶爾撈起髮尾嗅索，俯首含情脈脈，總掛著沒有機心的微笑。

自此每天下午四時我必定看到她放學回家，分秒不差。雖然沒有交談，但她的微笑卻使我感到親切。她母親坦言對她有所期待，故安了一個名字叫美慧，即美貌與智慧，長大後可參加香港小姐競選。但當發覺她有智障後，再不要求什麼，只是努力訓練她自理獨立，甚至讓她單獨出外，乘車，或是到很遠的地方去。我曾抗議如此會有危險，可是美慧本人只懂藝語，眼望遠方，露出慣常的微笑，我只有默默祝福她們，將擔憂埋在心裏。

美慧已有三天沒有在下午四時出現，使我寢食難安，千般揣測，最擔心她被人加害，有點衝動要跑到警察局去報案。第五天晚上我很晚入睡，朦朧中做了一個夢，夢到靈堂中央放了一張特大照片，美慧在照片中露出她慣常的微笑。很多人在竊竊私語，我隱約聽她死前被施暴，折磨。走進後台，她安祥的遺容仍掛著純真的微笑。我驚醒後，發覺出了一身冷汗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到處打聽，希望得到美慧的消息，很幸運遇到她母親，才知道她已離開學校，轉到底護工場去工作，每天回家的時間改了。我費盡唇舌，說服同事將工作時間與我配合，才得以每天於固定時間內看著她走過回家。社會如此險惡，叫人如何放心讓一些弱者走動？

有一次，一羣色迷迷的少年在旁打量著美慧，評頭品足，已叫我担心不已，繼而怒火中燒，與他們爭拗，差點打起架來。可是美慧仍無知地掛著沒有機心的微笑，笑對那些少年，不懂向我道謝，叫我生氣了數天。

冷靜後，我發覺美慧多年來一點改變也沒有，仍喜愛穿著白色衣服，輕盈走路，雖然沒有與人交談，卻總掛著溫煦的微笑，面對每一個人。

過了很久，我忍不住問美慧何以她如此喜歡微笑，她簡短答道：「每個見到我的人皺鎖眉頭，苦惱。我要他們改變。」

她從口袋裏拿出一張照片，裏面一尊站立的觀音露出純真的微笑。我嚇了一驚，見到那笑容與樣貌竟與美慧如此酷似。